

刘道平诗二首

参观旧农具展

小荷露角客蹉跎，
但说当年思绪多。
石碾苔生牛解放，
风车壁倚志消磨。
老堂屋上新飞燕，
柴火灶头玄枕锅。
时易虽将文物捧，
谁堪昔忆泪成河。

雁江区宴家坝村

天生风水好，
半岛一江围。
蛙傍青莲坐，
烟随白鹭飞。
新人迷旧艺，
老树报余晖。
多少城中客，
回眸望紫薇。

杂交稻

——袁隆平院士千古

□ 黄锦平(成都)

稻田里，粗大的手摩挲着站立或者垂下的稻穗，
宛如轻拍怀中粉嘟嘟的婴儿，
精心培育万般呵护，
于是，中国人的饭碗，乃至全世界的饭碗，
成长得愈加坚实。

每当经过那一汪碧绿或者一畦金黄，
就觉得你的前身应该就是一株弯腰的谷穗，
扎根田地，吸着淡水海水，
将白花花的大米最后呈献。

这年头，饿过饭的人还有没有？
可以大碗大盆倒掉饭菜的却太多，
看看非洲那些瘦弱的黑人兄弟，
想想我们祖辈父辈吃过的观音土嚼过的草根树皮，
这片五千年无数次饥饿的大地啊，
终于等到一场扬节、扬花、抽穗的
生死攸关故事，
你所有的激情爱意都匍匐在这古老土地上，
每一次回埂上的奔走都像一场刻骨铭心的约会。

你或许已经走了，
你做过的梦，有人会继续编织，
总有一天，米粒会若花生般大小，
水稻会长成乔木大树，
那天我们会邀你老人家回来乘凉。

那么多人去给你送行，
天下所有的菊花在这天为你而绽放，
一直以为你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看到覆盖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才明白你一生的践行早已超越，
你滋润了一个民族，
上亿人摆脱饥饿，
一个人要如何一遍遍无私奉献牺牲，
才可以让千百万众生倾倒。
你遗留在稻田边的黄挎包会有人背起，
草帽下，
你生长为一颗永恒的参天杂交稻，
荫蔽世间。

清流

□ 胡容(成都)

青竹永生，清水常流
它跨越时代，穿过黑暗的石头，复杂的天气
江山得以美丽，民心得以安放
它是纯洁与刚正的化身，一股清风
修炼的气节

它是海瑞的刚，包拯的铁，喻茂坚的直，孔繁森的修为
历数不尽，它是大河，大雪

一只手捧着民心
一只手揪着自己
与己以俭，与人以爱
它在天空的中心，制造蔚蓝
也有倔强，有闪电撕碎霾，与阴谋
光明终要大白天下
这是王道。岂鬼神可逆之

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它是蔓延，它在长
在这片土地上，它已是一股巨大的清流
而，历史永远都是一面光华的镜子
照得见它，以及拥有它的人

春去也(外一首)

□ 红叶(成都)

昨夜雨潇潇，晨光拂小桥。
三春从此去，五月为谁娇。
驻足听花落，随风观絮飘。
韶华留不住，归路梦迢迢。

立夏农家忙

槐柳熏风逸遍开，稻秧非井日边栽。
田畴麦穗应时刈，农户犁犁入夏来。

黄河滩区的东明“村台”梦

□ 张人士(成都) 岳定海(绵阳)

一首口口相传的民谣，道出了滩区群众的辛酸。每一次洪灾过后，村民便坐着由房梁、麻绳扎成的木筏，与家人一起用手划水踩上大堤，开始一个多月每天吃8两地瓜干住亲戚家的凄凉日子。家园被毁、庄稼被淹的切肤之痛，成为村民们一辈子的辛酸记忆。而有个稳稳当当的家，免受洪灾之苦，成为滩区群众的梦想。

他们泪水模糊地怅问苍天，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下一辈的希望在哪里？

关键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当地村民义无反顾地走上脱贫迁建修筑村台的“安居梦”。前几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启动黄河滩区60万居民迁建工程。而东明县作为山东省滩区迁建主战场，需在黄河滩区建设24个村台(山东全省建28个村台)，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的确确是一块不好啃的“硬骨头”！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县委一把手担任迁建工程一把手，率先启动焦园乡、长兴乡两个试点村台建设，边摸索边推进边总结经验，拉开了全省在黄河滩区东明段脱贫迁建工程的序幕。无论是酷暑炎炎，还是寒风凛冽；无论是洪水翻腾，还是冰冻三尺，共产党人一直奋战在黄河滩区迁建第一线，征地，围筑隔堤，村台填淤……多少个日日夜夜，党委政府带动群众在24个村台清理占地1万多亩，转移居民1611户，迁栽枣子果木50多万株，拆除废弃水利设施建筑1000多座，做通村民思想工作后迁建5503座……

经过两年多的奋战，东明县24个村台淤筑任务全部完成，硬淤填的村台平均高度达到4米—5米，并按比例打好斜坡，坡上种草种树，坡下开挖排水沟，从而使东明滩区迁建工作进入到山顶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村台社区按照美丽乡村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做到“一村一品，一台一韵”，强化公共服务配套，留住乡愁，也留住发展空间。焦园乡村台上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新房，如诗如画。黄河滩区居民搬进村台新家，彻底

独木桥

□ 潘鸣(德阳)



小溪独木桥(资料图)

斑斓花蕾。因水气终年濡润，独木桥大凡都裹有茸茸的苍绿苔衣，苔衣上嵌叠些黑里透黄的肥地耳。

独木桥跨水一般不会太宽，约摸丈许，算是量力而行吧。这样的小溪河，水流自然够不上汹涌，除了大雨涨水，平常几乎腾不起像模像样的浪花。风和日丽时日，一脉碧水清浅见底，河床上泥沙细软，隆起的五彩鹅卵石，顶多能擦出鱼鳞状的涟漪，拨弄一串玉盘滚珠的叮咚。

行渡独木桥，有点像半空走钢丝，似若几份悬乎。但乡人早已习之为常，过桥时即便背负篓，肩荷担，也能轻盈如燕，翩然而过。若遇两岸路人狭桥相逢，乡间自有俗成之矩：空手让负重，后生让長老，男人让女人。众皆自律，从未生出争先恐后的齟齬。

生平第一次过独木桥，是刚能记事的年纪。那个夏日黄昏，西天有熊能火烧云。吃过晚饭，跟着大嬢去邻村看夜戏，有人家办喜事请了县川剧团的班子。稻花香里，大嬢牵手行于蜿蜒如螭的村路。隐约已听到热场的锣鼓钹铙声，正欢欣雀跃，路头却断了。眼前横一条河，河上顺一根独木。

大嬢说，独木桥不能同时托载两人，我先过去，你别怕，眼睛莫朝下看，跟寻常走路一样很容易就过去了。说完，大嬢示范着

告别了困住几代人的“水窝子”。村民乐滋滋地说，这么些年，头一次感觉这么踏实，幸福离得这样近。他们说，新家有“三好”，一是村台高，不怕水淹；二是房子宽敞暖和，住着舒心；三是孙子孙女就近上学，不走远路。搬进村台新居的群众过的第一个春节鞭炮齐响，热闹非凡，桌上摆着庆贺的凉拌藕片、凉调银耳、炸春卷、炸虾仁……一瓶老酒香气扑鼻。孩子们高兴地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大人们啃着瓜子聊天。站在二楼阳台上望去，村台上家家户户门口，红灯笼在风中摇曳生姿。

为了让村台居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东明县各级领导又谋划着做好产业发展的村台大文章。他们在滩区适当位置建起养殖鲈鱼的万亩水产园和富硒农作物种植片区15万亩。充分利用东明人文荟萃特色，建起菜园集庄子观、黄河森林公园等文化生态旅游线路，真正做到让滩区群众搬得出来，居住安心，可持续发展和快速致富！

前些日子，我们四川作家一行前往东明采风时已近中午，行走在焦园乡云雾氤氲的村台大道上，眼一看一排排犹如徽派建筑的高低屋顶，仿佛置身在一幅浓妆淡抹的水墨画长卷里。下午主人们陪伴我们参观东明黄河大堤，只见堤外河流缓缓而过，大堤好似铜墙铁壁锁住汹涌澎湃的黄河，堤内被村民种植了参天的泡桐，真是一幅春夏之交的东明美好景色啊！说到泡桐，想起离这儿不远的兰考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出了一位与风沙盐碱抗争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他的精神感天动地，鼓舞着人们奋勇前进！毛泽东主席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在山东古老的黄河滩区上，在奔流不息的黄河两岸，在宛如人间仙境的东明村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又得到辉煌的印证！

老兵党员二三事

——回忆我的父亲常水旺

□ 杨常沙(眉山)

父亲离开我们转眼已26年，但我时常想起他、念叨他。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有一种说法，人，只要还在被人念及、说起、想到，他就没有死。离去的只是躯壳、皮囊，而灵魂是存在的、永生的。这话说得有道理。在我的心中，父亲从未离去。

父亲常水旺，1929年生于山西晋城县李寨乡李寨村，是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1946年，17岁的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曾给我讲过他人党的故事。他说，他进步快，当兵不到两年就当排长了。那時候几乎天天行军打仗，斗争残酷，随时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晚上宿营，他发现排里有两个班长好几次睡下后又悄悄地起来出去。有一次，他俩晚上又起来出去，他叫住他们说：你俩又出去干啥？躺下睡觉。两个班长没说什么，就躺下睡觉了。军人嘛，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天，连长找他说，常排长，今后这两个班长晚上出去别拦他们，他们是去参加党的支部会议。父亲当时年轻气盛，大为不解，对连长说：班长都是党员了，为什么排长不是？连长解释说，这两个班长在地方上就入了党。连长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顺势就做了父亲的思想工作。父亲说，连长讲的其他的话他都记不清了，只有八个字死死地印在大脑里：“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连长说，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要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这八个字。父亲说，别小看这八个字，分量重！冲锋在前，死的可能性就更大；退却在后，死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是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死了也是光荣的，死了也是值得的。就这样，父亲成为了一名“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曾对我讲：“我当兵的时候，你爷爷悄悄对我说，到部队上以后争取当马夫。”我父亲那时还很小，不理解，为什么要当马夫？马夫不就是喂马的吗？

父亲说：“你爷爷是怕我死了。”噢！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父亲说，我们部队能打仗，是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部队开展“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战士们弄明白了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是人民子弟兵，是为天下绝大多数人谋幸福，是为自己和亲人的幸福生活而打仗，是要推翻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经常开诉苦大会，有些战士站在台上讲起自己过去吃的苦受的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士气就高了，作战就勇敢了，打起仗来人人往前冲，个个敢拼命。当时部队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

1950年，父亲21岁时任14军42师126团的连长。当时，126团负责从云南方向进入西藏，配合从四川方向进入西藏的18军以及从新疆方向进入西藏的部队解放西藏。

父亲回忆到，翻越梅里雪山时，夜晚战士们 在雪山宿营，夜空澄净，群星满天。雪山寂静，寒风刺骨，高原缺氧，战士们无法入睡。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畅谈各自的理想，憧憬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满怀着革命军人一往无前的豪情壮志。

126团为昌都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父亲作为126团先遣队的军事主官，带领他的连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名党员老兵应有的贡献。

父亲1946年从军，1948年任排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任连长，1955年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1957年入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军事营学习，任学员中队长。1959年汉高毕业后又进西藏平定叛乱。1963年以行政18级转业回老家山西晋城，任晋城县贸易货栈副经理。

“文革”期间靠边站，“文革”结束后恢复职务，补发工资。1994年明确为副处级，1995年病逝，年仅66岁。

人总有一死，或早或迟。父亲，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祝您在天堂快乐开心。

通锦桥



齐鸿 摄